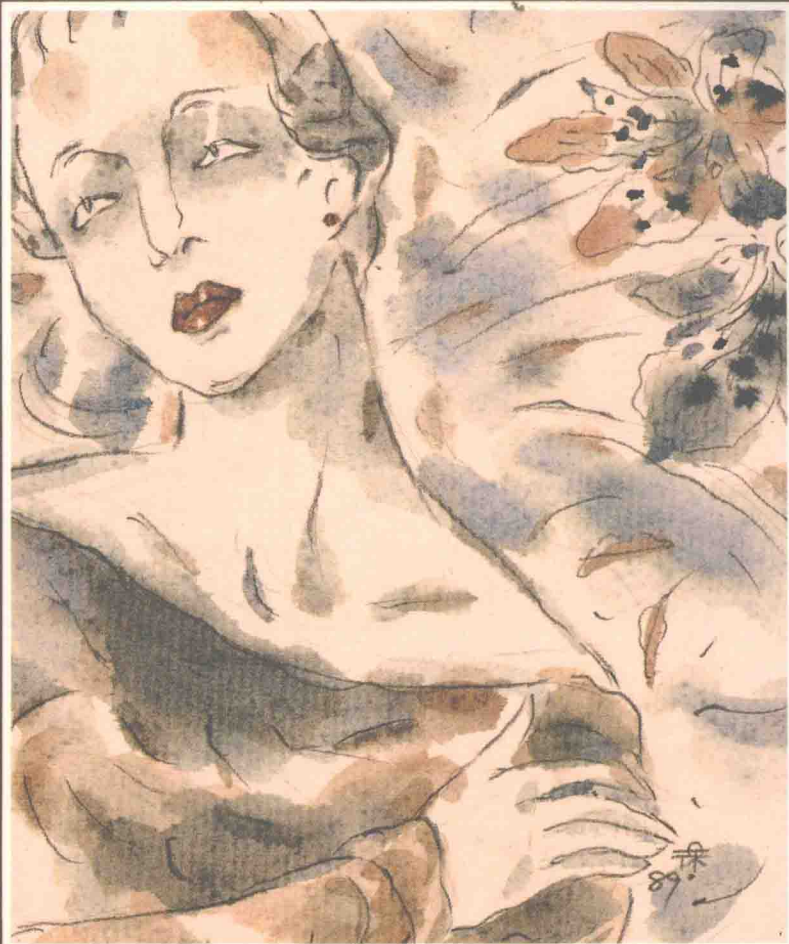


離 流

蘇偉貞



89. 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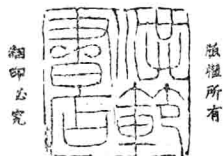
洪範文學叢書 ①97

流

離

蘇偉貞

洪範書店印行



離 流

洪範文學叢書 ①97

著 者：蘇 偉 貞

發行人：孫 玫 兒

出版者：洪 範 書 店 有 限 公 司

臺北市廈門街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

臺北郵局六——五三號信箱

三九二七五七七·三九四六七九〇
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七四〇二——〇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

印刷者：永 裕 印 刷 廠

法律顧問：陳 長 文（理律法律事務所）

初 版：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二 月

八 版：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一 月

（換調回寄請誤錯訂裝損破頁缺）

元110價定

持續之必然

許偉良

這是我的第十一本書了，當第十本書出版我就已經知道了。那是民國七十六年。

在這兩年當中，出版業面臨大陸出版品的開放，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奇怪的現象干擾，而寫作者也面對了更大的比較。我們突然發現以中文寫作的人口如此龐大，而別人的經驗，往往是你不可能擁有的。我們因此覺得徬徨。

我自己是在經過思索之後，決定持續以往的寫作風格。

是的，我們經常寧願觀望他人的改變，要自己做某種程度的改變以迎合潮流，並不若想像來得容易。因為你至少得改變對了，才能迎上潮流。

這也是我寫作第十個年頭的開始，這是個整數了，是不是應該賦予一些重大的意義？想到這裏，心情因此不得不複雜起來，包含了較多害怕的成份，我不能想像自己會長期以來光做這一件事。十年了，我們自省的能力往往趕不上時間的腳程。

這本書收入了四篇小說及一些時間的痕跡，可以說在多年寫作心理過程中是個換車處，多年來，我偶爾換車，然而目的地並沒有變，我寫的小說仍很容易讓閱讀者辨識出來，歲月的累積及心理的消長適正能說明持續之必然與收穫，我沒有與我的讀者失去聯繫。他們與我一起成長，結伴赴一個小說世界才能達到的地方。

我突然想起多年以前一個上午，那時候我剛開始寫作。我在臺南老家接到一通電話，說下午有一個座談等我去參加，若要準時到達，祇有搭野雞車，我毫不猶疑這麼做了。車子在高速公路飛馳，我被夾在兩個男人當中，他們拚命嚼着檳榔，我拿上衣蒙住了臉開始睡覺。那一車六個人，五個是男人；而前面等着我的是可有可無的座談會及未知數。當然我並不知道。我準時出席了這場座談會。我還記得當時曾暗暗慶幸自己趕上了。那天出席的都是什麼人我卻不記得了。

為什麼我會對這件事造成的印象怏怏不忘？或者因為其中有熱情與完成。所謂

寫作的路途真的如此辛苦？我當時是被傷害了而渾然不覺嗎？恐怕我是太使勁了，那很容易傷到自己。

幸而這階段很快過去了，一個人十年沒變，大概是不會變了。我們早年擁有的大半是蠻力，現在，稍微懂得節約了。

目次

持續之必然（代序）	①
流離	1
斷線	31
五月榴花	55
黑暗的顏色	111

流 離

離開我們家四年後，媽媽又回來了。

早在半個月前，賈阿姨就先搬了出去沒有任何消息。賈阿姨在的時候作息一向不定，她的生活習慣和我們總是無法配合，奶奶形容她：「屬貓頭鷹的！」她愛在房間裏走過來走過去——什麼事也不做；有時我早晨上學她尚未睡，有時又半夜才回來。

奶奶形容得沒錯，賈阿姨的確有些像貓頭鷹；她有一雙大眼睛，外表十分恬澹，不愛說話；然而她個性分明，不說話又代表了她的倔強。譬如爸爸和她吵架她絕少動氣，但是那態勢是昂然的，沉着的臉上幾乎就要流露出輕蔑的微笑。

她走，如同她的個性，沉靜而分明，祇帶走了她的音響及金融卡。這是爸爸的第二次婚姻。當然第一次是和媽媽，他們生下我，感情卻長久以來不融洽，終於他們分手，然後賈阿姨進我們家。

現在，媽媽又要回來了。

在這之前，有一天，是個梔子花熟透的季節，一個春天的夜半，我突然在黑暗中轉醒，隱隱約約聽到他們在交談；賈阿姨後來哭了，說她無法忍受看不見的壓力，但是她隨即停止了哭泣恢復平常：「我不願意模模糊糊活着。」他們的爭吵得突然，也很快歸復平靜。

當年，爸爸和媽媽卻鬧得轟轟烈烈不可收拾。爸爸爭辯一句，媽媽便回應以更尖叫抗衡；她歇斯底里的程度完全如演戲，令我渾身毛直。那年，我十歲，未滿十一歲。仔細分辨他們的爭執，媽媽說重話永遠理直氣壯企圖擊潰對方；不似賈阿姨祇希望說服自己。

「妳這樣理直氣壯是要讓自己相信自己受害者，妳有偉大的犧牲，有足够的美德，這有任何意義嗎？我根本不吃妳這一套！」每回的火爆過程終於爸爸以深沉

冷漠的字句結束了他的耐性。

那幾年，家裏沒有人明白他們爭執的原因，似乎一切都可以是觸媒，而他們擺明了不想自我約束。爲了我也不願意。

吵到最後，沒有可以吵的了，他們還是吵，終於以離婚結局。

爸爸給媽媽一個禮拜時間收拾行裝，媽媽拖拖拉拉收拾了好幾天：她將衣物攤滿整張床，看着十二年來的點點滴滴，邊哭邊檢視有無遺漏。行李僱了輛中型貨卡才够放。爲了證明她曾經在這個家活過，她刻意留下了一些舊衣服、題了字的相片、扉頁簽名的書。她在相片裏仰面大笑；如係合照，爸爸總是冷漠地坐在一旁，彷彿他們是天生的敵對者。

貨車離開時是大白天，有鄰居或遠或近在觀看，媽媽指揮工人綁緊行李後精明幹練的上了自己的車在前頭領路，她穿戴亮眼，完全不像搬家。我知道她是做給自己看。但是不知怎麼我卻十分難過。

「媽媽一定時常回來看你！」她刻意搖下車窗大聲對我也對鄰居說。以後，她真的運用各式各樣方法回來——打電話、寄卡片、寫信。更經常趁爸爸不在的時候

回來。

有一次爸爸赴南部出差，媽媽便回來住了兩天。她如往常一進門便這裏看看、那裏摸摸，彷彿搜尋什麼證據。晚上，媽媽睡她舊床，床單是她從前挑選的，她拍了拍床面，似乎有些得意：她留下的一切東西都沒有人動。

我記得很清楚，那是個冷冽的冬天，媽媽叫我陪她擠着一張床睡好說話，當她在清晨時分凍醒後不自主浮上幾分尷尬的記憶：她怕冷，搬走那回把床上用品全帶走了。後來冬天來了，爸爸懶得費神，半個冬天權宜是這裏抓條毛毯，那裏扯張薄被對付。奶奶氣他自作自受不管他，有回我不忍便抬了我的被子給爸爸蓋，爸爸說他不怕冷，他說：「一個男人冷點沒關係。」我看得出來他並非刻意裝成這樣子。

那一年，我十二足歲。媽媽由冬天橫跨，度過了 she 認為專家所謂的——失婚斷崖期。翻不過，就掉到崖底。

那段日子，我每天祇想倒頭大睡，家中的低氣壓像無法預報的山區局部有濃霧，我們什麼也看不清。爸爸在離婚後比起以前是常回家，但是晚餐桌上仍少見到他的身影。他總是和朋友在一起的時候多。

他們在離婚前，爸爸的朋友便無以計數，當年媽媽最難以忍受這點，她強調她需要生活空間，她說這是一個人起碼的尊嚴。爸爸輕鬆地說要她扛着尊嚴當模特兒塑成塑像，對人類而言可成爲永恆的警示。他依然在餐廳划拳、喝酒、玩笑；媽媽則固守臥室打整晚的電話。她四處去表示她整個人被婚姻抽空了，沒有了自我，沒有了事業，什麼也沒有。她不要迎合爸爸的生活，她怕聲音：那些划拳、喧鬧的聲音因爲那是空的。祇會造成回聲效果。

這麼多年來，她也許忘記了，但是我永遠記得她離婚後最明顯的一次轉變。那是在她搬走半年後的一個晚上，她打電話給我，她真喜歡打電話，她一開始就哭了，問我想不想媽媽，說她被婚姻打敗了，但是保證不會被打垮。突然她轉而爲喜告訴我她新買小音響的型號，她現在喜歡聲音了，無聊時可以聽聲音；電話裏她的聲音和另一種難以融合的沉寂全都很容易感應到，沉寂中我嗅到了不尋常的頻率，媽媽邊說邊將音樂扭大，一個因人多寡的空間音樂會做不同的反射，我聽着音樂，感覺有另一個人的聲音飄浮在旋律之上。

我問她是不是一個人住，她說：「平平長大以後來陪媽媽好不好？」並沒有直

接回答我的問題。

電話最後，她再三叮囑：「不要把我的電話號碼給爸爸，我不想聽他的聲音。」媽媽在電話中的語調就算哭時也透出一股嬌弱的味道，她完全控制不住自己要生氣或者要笑，她被其他的情緒主宰着。

然而爸爸從沒問過媽媽的電話。

不久，一個夏季的周末，輪到協議書上媽媽固定看我的日子。

爸爸開車送我，沿途他慣常不說話。我一路想像他近來特別沉默的理由，還有他送我到媽媽家以後會去那裏？賈阿姨許久沒上我們家了。

我們到達後在底樓按了對講機，確定媽媽正等我，而且爸爸看我進了大門才上車掉頭走掉。爸爸送我來過幾次，可是每回還是找不到路，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，他開車從不看風景，彷彿因為風景沒有任何顏色。以前媽媽坐他旁邊，他可以一直到下車都沒轉過頭看旁邊；他光看後視鏡、左右視鏡就可以開到目的地。

我走樓梯上五樓，媽媽站在走廊上等我，她手指甲塗得又紅又亮，指甲油尚未乾透，她又開了十指懸空瞭乾；腳上紅的、身上一色豔藍到底，渾身透香。她才看

到我，便張着十指傾斜了身子猛親我，用一種嬌柔、愉悅的聲音叫我進屋裏去。她不斷說我長高了，拿我當個小男人看似的誇獎我。

小套房裏有個男人正半靠躺在唯一的床上看報紙，聽到我進屋既無表情，也沒招呼。媽媽全心全意盯在我身上渾不覺我和那男人並不認識。

後來我們在外頭吃的晚飯，我才知道他姓胡，媽媽叫他小胡。餐桌上媽媽不停地夾菜給他，他總是一副可有可無的表情；吃到一半，媽媽突然有了酒興叫來兩瓶啤酒，小胡半口酒的酒量也沒有，一沾到酒臉皮立刻爆紅，由額頭紅到頸子口。媽媽最後幫他把剩下的大半杯啤酒喝完，然後自己又叫了一瓶，她的雙頰被酒轟成桃紅色，比小胡好不了多少。她邊喝酒邊不斷喊熱。

才回到小套房小胡便一頭栽到床上，他沒有完全醉死，一會兒哼歌，一會兒剔牙；牙籤是飯館裏的，他一路剔回來，不知怎麼居然沒有把牙籤弄斷。終於他睡着了，嘴裏還叼着牙籤，媽媽過去幫他拉開毛巾被、取出牙籤，還幫他脫掉襪子，小胡的腳白白好瘦，微血管隱約浮在皮下。這時候爸爸如果在家一定正專心看電視新聞；我丟下電視節目跑到陽臺去吹風，屋裏地板愈坐愈溫熱。

小套房建在山腰，遠遠的市區燈海一片，分不清東南西北，站了會兒，覺得腳背涼涼的，彷彿濕氣正由腳背往上爬。

陽臺上由兩壁牽了根繩子晒衣服用，吊懸在半空的長排衣服裏，有男人內衣褲和媽媽的睡衣、女人的胸罩，晾成一組肉白色，彷彿一攤攤肉掛在那兒，而露水已經上升到那兒了。

床上，小胡的呼吸愈來愈急促，毛巾被有一半踢在床底，熱氣隨着他的呼吸起伏噴得到處是。看情形，他今晚根本沒有要走的意思。侷促的套房裏祇有電視聲，整晚上電話啞掉一般，我猛盯一眼小胡的白腳丫，狠聲咒罵：「胡八蛋！」

我好似明白了一件不想明白的事使我悶慌。媽媽在洗澡，水聲嘩啦啦淋下，她洗得真是痛快淋漓。水珠好像可以直接跳到我臉上。

我悄悄進屋小聲撥了電話回家，那頭鈴聲的節奏就好像我的心跳；電話是奶奶接的，她頭一句就問媽媽家好不好玩。

「好玩。我肚子痛，我想回家。」每回我從媽媽這兒回家後肚子就會絞痛。
我問爸爸是不是在家，奶奶說：「早回來了。」果然爸爸沒去找賈阿姨。

這時媽媽洗完澡出來，她渾身燥熱似乎褪了八分，洗不掉的是大紅指甲油。她看到我在講電話楞了下，我低聲說：「是奶奶。」

媽媽接過話筒時看了眼床上的小胡，她壓低了嗓門卻掩不住臉上想聽什麼祕密的神情：「陸遠在家啊？真怪，沒去找女朋友？陸平好瘦哦！叫陸遠管管嘛！」她想加重了語氣比較正經了：「陸平功課退步的不成話，怎麼搞的？」她忘了我的功課她在時就不怎麼樣。

就這時，床上的小胡突然醒了，誇張地一把扯掉上衣，露出一大截青白的膀子、前胸，再彈簧般彈到冰箱前涼他的肚皮和背。

他不斷在電話機及電視前晃蕩，走過去轉一個頻道，走過來看一眼電話座，媽媽眼睛盯着他打轉像一具眼睛會亂擺的洋娃娃，當然她明白小胡是有意干擾她，於是祇好草草結束；平常她一個電話起碼半個小時。

她雙手插腰擋住小胡：「你尖屁股啊！陀螺啊！轉得我頭發暈！」小胡聳肩笑笑，瞄我。

媽媽似乎不甘心如此草草結束和奶奶的談話，她也看我：「你爸爸最近在做什

麼？」

「還不是那樣！」我努力不去看到小胡的白肚皮，可是這房子實在小。

「有沒有交女朋友？姓賈對不對？」

這八成是奶奶的情報，我不願意媽媽懷疑我的忠貞，便隨應附和：「好像。」爸爸離婚後一直沒有再婚的意思，奶奶常召了姑姑回來在臥室討論，我趴在床上聽，他們也猜測媽媽的交友狀況。他們還講爸爸浪費的事跡，講很久沒上我們家李叔叔的太太是個陰險的人。

爸爸一切的事，包括交女朋友、離婚從不和家裏商量最教他們生氣。他們一遍遍交換憤怒，我一回回保持固定的姿態旁聽；外頭狗聲狂吠，忽近忽遠，我載浮載沉進入睡眠狀態，再睜開眼他們仍在講，蚊子似嚶叫了整夜。對門屋內隔着客廳一團黑靜，像一個空盒子，爸爸又沒回來。

提了我來時的行李袋，媽媽放進幾包口香糖和一瓶香水。香水送給奶奶，是媽媽身上那種牌子。我在家裏經常聞到奶奶身上有這香味，好像媽媽留下了氣息久久未散。